



圖一 清 銅筷子（材一/故銅2404、故銅240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原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號佚失，因原由北平故宮博物院古物館保管，於上海清點時賦予「材」字號。



圖二 清中期 雕象牙四層透花提食盒（全一三六四/故雕9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原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號佚失，因原由北平故宮博物院秘書處保管，於上海清點時賦予「全」字號

南遷路上的院藏文物舉隅

嵇若昕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華北頓失屏障，國都北平也感受到威脅，遂有人倡議紫禁城內文物需檢選後南遷避寇。民國二十二年初，檢選後的文物分五批南運，經南京後暫存上海。居停上海期間，因為院長易培基卸任，馬衡院長上任，奉令：文物由新任者重行點收、造冊，遂陸續進行清點。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四日開始點收，直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文物轉遷南京朝天宮新建庫房後，方將南遷文物點收完畢。

在這次的點收中，重新編定文物箱號，以滬、上、寓、公四字為箱件編號，分別為原北平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與秘書處保管文物。凡經點收文物，若原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溥儀出宮後清點宮內文物時所編的點查號遺失，就補邊新號，而以全、材、宏、偉四字依序為原秘書處、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所典守文物而遺失原點查號者，補編新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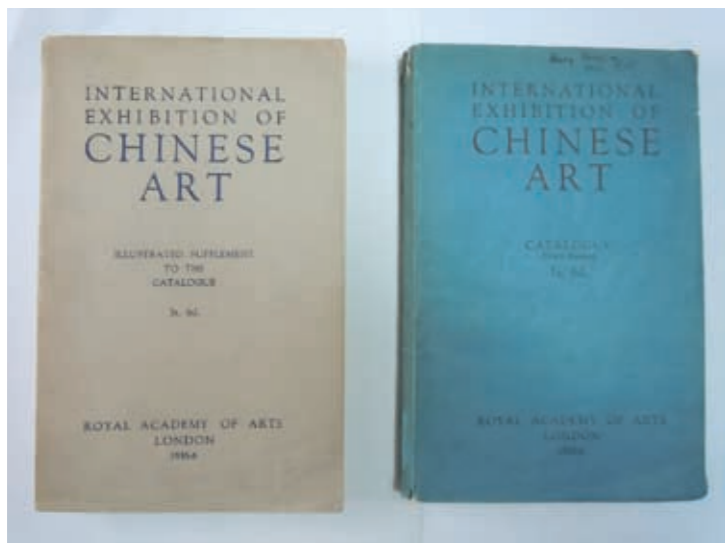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台北故宮」）所藏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物中，點查號中全字號文物有九十八件，材字號文物僅十一件，宏字號文物有兩萬三千四百五十七件，而偉字號文物有十八萬九千六十四件，這與文物性質密切相關。宏字號原為圖書館所藏文物，故以善本書為主，今知宏字號文物多為清代地方志，例如廣東方志即為其一；而偉字號文物為文獻檔案，光緒朝宮中檔即多為偉字號。

因為原點查號遺失，所以不知原貯宮殿，但是古物館所典藏文物為當年在紫禁城內選提後集中由古物館保存者，理應具有一定質量。然而，台北故宮所藏的十一件材字號文物中，多為清宮百什件（舊稱多寶格）中所貯珍玩，而且「材一」號文物僅是一對金屬筷子，每支筷子有一個文物統

一編號，所以一雙筷子卻成爲兩件。這對筷子原以爲是「金筷子」，仔細審視，實是一對銅筷子。（圖一）
當年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各宮殿文物之後，古物館工作人員曾爲了準備展覽，從各宮殿分別依銅器、瓷器、書畫等類目，提存相關文物於個別庫房中貯藏。但是各宮殿仍然留下甚多文物，這些文物都歸秘書處掌管。文物南遷時，秘書處所裝的文物箱件最多，全字補號文物也相當多，台北故宮所藏的九十八件全字號文物，多爲服飾、小玉器及皇室相片等，但是兩件「清中期 雕象牙四層透花提食盒」卻是精雕細琢的精品（圖二，全一三六四與全一三八〇）。這兩件象牙提食盒，不論器蓋、器身側壁、每層層格底面皆用鏤空象牙片鑲嵌於框格間，蓋與側壁以雕花茜紅、藍框條間隔成八格，每層底面則以素



圖四 (上) 貴州安順華嚴洞舊洞門上方石匾 2010年6月8日攝
(下) 今日華嚴洞口上方 2010年6月7日攝



圖五 1935年倫敦藝展圖錄

莊嚴先生主責遷運的這批文物，箱件最少，僅八十箱。在決定遷湘初期，南京分院的工作人員已將民國二十四年選送倫敦參加藝展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圖五) 的七百三十五件文物和其他重要文物裝箱備運，共裝七十二箱，這些文物都是千中一選，為重要書畫、銅器、瓷器與少量玻璃器、雕漆及文房用具。此時為了西遷，奉命

再選集較重要者儘量裝遷，並注重宋元書畫。工作人員遂撤除面積龐大的裝潢囊匣，騰出空間盡以文物充實，此外又續提選文物，再裝八箱。這八十個外箱不是用從北平出來時的木箱，而是選用專為赴英展出而特製的鐵箱，堅固多矣！

如今這八十箱文物全部播遷來台，成為台北故宮的重要典藏，其中，書畫方面的〈丹楓呦鹿〉圖軸，

赴英展時即訂為五代人的作品 (圖六)；銅器方面，戰國酒器鳥首獸尊，雖然左後足略殘缺 (圖七)，也曾參展；漢代玉避邪 (圖八)，參加倫敦藝展時以為是唐代玉器；當然，坊間少見的清代瓷胎畫琺瑯器，更是不可或缺的展品。雖然如此，著名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卻不在其中，或許就是此時準備西遷時為了多裝宋元書畫而加入，台北故宮所藏著名的

框分七格。每個框格間均嵌入鏤空象牙片，底部象牙片透雕纏枝花草，壁面象牙片細雕山水、人物、鳥獸、草木、樓閣等紋飾，每一片題材不同，

存滬文物轉遷南京，入貯座落於朝天宮的新建庫房後，原來上海、南京的兩個辦事處也改為南京分院，以負責南遷文物的典守工作。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接著八一三抗日戰爭揭開序幕，南遷文物不得不為了避難再度踏上艱辛的遷徙之途。

文物西遷，實可謂關山千里，或溯長江，或攀秦嶺，或入地無三里平

之境，其間甘苦，今人在此次重走南遷路的行程中，或僅能體會其中的百分之一、二。

為避戰事而西遷之文物箱件，分四批、三路而行。第一批走南路，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啟程，先溯江後再遷湘，不久在長沙會戰前急入貴陽，暫時存放於曾任貴州省長毛光翔座落於城北官邸 (當地人稱「毛公館」) 的翼樓。(圖三) 南路文物在貴陽一地，除先存毛公館翼樓外，曾再遷貴陽市內六廣門一帶十餘間民房暫貯，後來於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三遷安順華嚴洞 (今日已建為「妙法禪寺」)。(圖四) 大約在華嚴洞貯存了五年，廣西桂林、柳州相繼淪陷，接著貴州獨山失守，第一批文物遂輾轉入川，在重慶郊外巴縣飛雞岩短期儲藏。這一批南路文物一路由台北故宮前副院長莊嚴 (字尚嚴) 護送，文學修養深厚的尚嚴先生或有感於飛雞岩之名與故宮文物頗有距離，遂另名飛仙岩。典雅的飛仙岩之名從此流傳，或見於他人詩文，或見於尚嚴先生詩文中。



圖三 貴州貴陽六廣門「毛公館」翼樓 2010年6月7日攝

頗供細玩；每層底面與圍足壁面象牙片則透雕纏枝花卉，底面每片鏤空象牙片之中央又雕飾鏤空團花紋，個個不同，頗見匠心。盒蓋與屨層壁面的象牙片尚在繁縟的紋飾間透雕細密的直紋經線為襯底，宛若透花薄紗。這些象牙片皆十分薄，細微精緻的紋飾與經線，令人不敢著力碰觸。

至於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與文獻館所典守的善本書與檔案，實屬龐雜，數量又夥，其中文獻的部分更是如此，所以點查號遺失的情況更嚴重，因此所需補的號更多，僅台北故宮所藏者即分別有兩萬多件及十八萬餘件。當年在上海點收時，工作人員當花費了一番功夫清點。

存滬文物轉遷南京，入貯座落於朝天宮的新建庫房後，原來上海、南京的兩個辦事處也改為南京分院，以負責南遷文物的典守工作。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接著八一三抗日戰爭揭開序幕，南遷文物不得不為了避難再度踏上艱辛的遷徙之途。

文物西遷，實可謂關山千里，或溯長江，或攀秦嶺，或入地無三里平



圖七 戰國 銅鳥首獸尊（麗九〇八/故銅236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後足略殘缺



圖八 漢 玉避邪（呂一八四六53/故玉278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935年倫敦藝展時訂為唐代玉器

運的箱件。除了原古物陳列所的箱件外，其餘附運箱件皆非關文物，運抵四川前也時有損益。原古物陳列所的箱件有四七三三箱，從北平出發時即與故宮博物院的箱件一起遷運，雖然民國二十二年國立中央博物院成立籌

備處時，古物陳列所即奉命併入，但是南遷時仍由故宮博物院人員護送，貯存樂山安谷鄉時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另派尹煥章先生參與典守。文物貯存安谷鄉八年期間，最值得一書者是兩次的抄書與兩次的校

勘。其中兩次抄書中，以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日至翌年一月二十八日復性書院學人所抄者最為龐大。所抄之善本為目前藏於台北故宮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古籍，有經部的明崔銑《讀易餘言》、宋蘇轍《詩集

北宋三件山水立軸（范寬《谿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圖》）當然也選提裝入這八十箱中！

與第三批文物也分別運離南京。這兩批文物乃走水路，溯長江而上，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終遷於四川樂山安谷鄉的一寺六祠堂中。這一寺六祠即古佛寺、朱潘劉三氏祠、宋祠（也是樂山辦事處所在）、易祠、陳

祠、梁祠與趙祠。此兩批是為中路。走中路的文物共有九三六〇箱，內裝文物者有九三三一箱，除了有北平故宮博物院南運箱件外，還包括原古物陳列所、行政院、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囑託附



圖六 丹楓呦鹿圖軸（成一—10/故畫3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935年倫敦藝展時訂為「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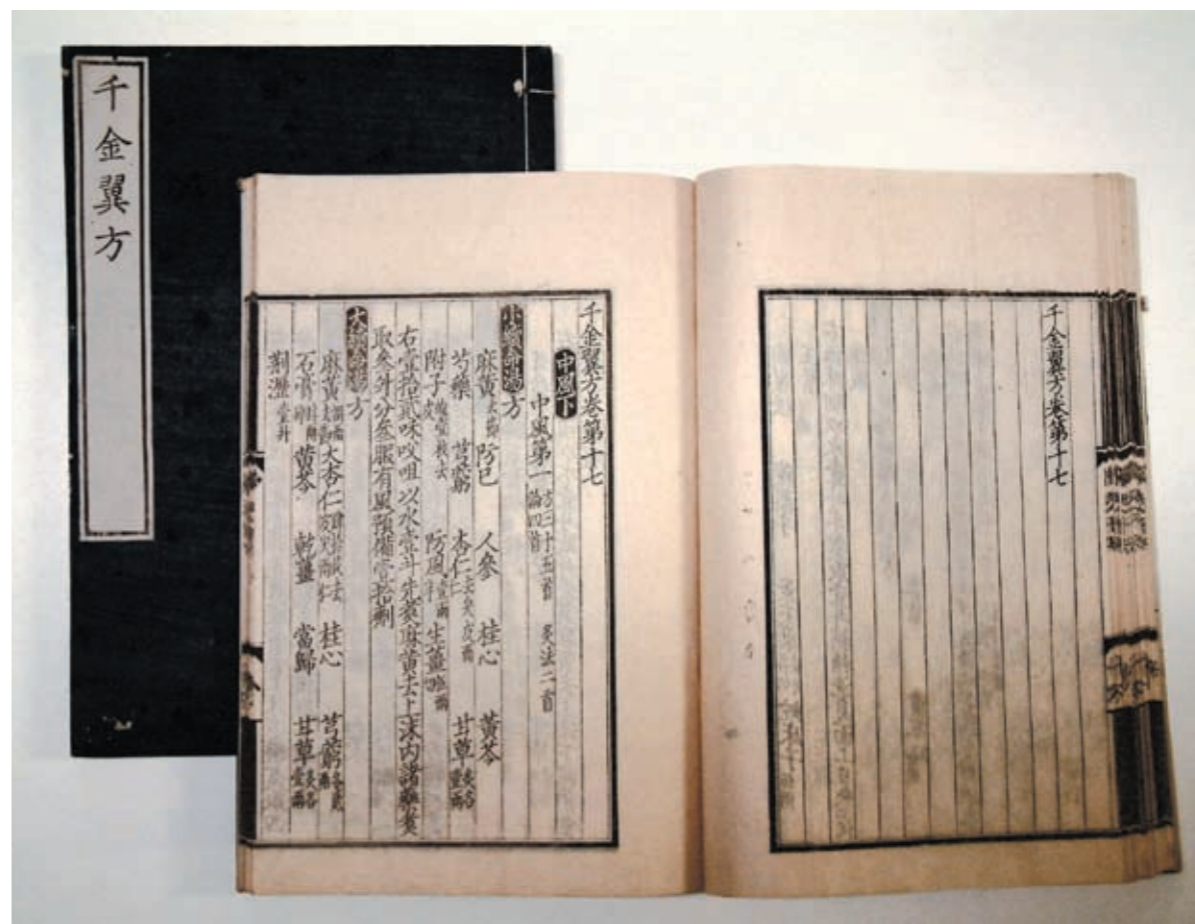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商後期 乃孫作祖己鼎（寅一/故銅234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史部的宋朱熹《紹熙州現釋奠儀圖》、明馮從吾《元儒考略》……：子部的宋劉炎《邇言》、明徐問《讀書札記》……：集部的明趙撝謙《趙考古文集》、明張吉《古城集》……等二十二種。又校抄集部別集的明崔銑《洵詞》一種。（圖九）

至於兩次校勘書籍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間校勘《荀子考》、《荀子增



圖九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觀海堂藏書之《千金翼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四川峨嵋第一中學內武廟遺跡：二級石階 2010年6月17日攝



圖十四 四川峨嵋第二小學門牌號碼：大佛北路55號 2010年6月17日張志光攝

中後除暫貯存於漢中外，也分貯南鎮與褒城。緣於日軍空襲，民國二十八年存陝文物疏運成都，不久轉運峨嵋，貯存於大佛寺與武廟。後因大佛寺周圍人口稠密，屋宇櫛比，基於安全理由，於民國三十一年底將大佛寺庫藏文物遷至城西遠郊的許祠與土主祠。

北路走陸路，先搭火車，由江蘇，經安徽、山西，暫時遷陝，入陝後再乘汽車進川，攀秦嶺後，再迴旋於崇山之間。當時川陝公路的路況並

不平坦，中途還需或涉溪，或渡河，主其事者那志良先生不但須尋覓運送箱件的卡車，還需安排沿途護送的軍士，一路幸有吳玉璋、梁廷煒等故宮同仁一起伴同護送，使得文物幾乎完好地抵達目的地。

走北路運送的文物箱件原有七二八七箱，其中一箱是國立中央圖書館附運文物，文物遷至成都後移交提去，故遷峨嵋的文物有七二八六箱。故宮文物在峨嵋貯存了七年，辦事處主任即那志良先生，除了那先生

外，職員中的吳玉璋與吳鳳培兩位先生也都隨著文物播遷來到台灣。兩位前輩吳先生，一高一矮，高者年長，故宮人尊稱大吳先生，另一位則稱小吳先生，記得初任職台北故宮時，有幸與小吳先生同室辦公。至於大吳先生與那先生，則分別是中國玉器史與中國陶瓷史的啟蒙師。除此之外，個人也曾於大二時聆聽莊嚴師之教誨，實屬幸甚！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圖十二 北京故宮博物院展陳石鼓情形 2010年1月14日攝

安谷鄉貯存文物箱件的庫房初期有七處之多，民國三十一年春因古佛寺樑柱腐朽，遂廢棄，文物箱件分配遷儲於六祠。雖然如此，九千多箱的文物仍分貯六處，除了故宮職員，也聘用了安谷鄉鄉民協助管理。當時樂山辦事處主任為歐陽道達，至於其他故宮人員並在文物播遷來台時也隨同押運者有梁廷煒、張德恆二人。

中路的文物箱件陸續啓行時，北路文物箱件也渡江陸運，先乘火車經津浦鐵路轉隴海鐵路，於十二月三日直達寶雞暫貯，後因戰事緊張，文物箱件繼以卡車遷運，翻越秦嶺，抵漢

注》、《新序考》、《孔子家語》、《史通通釋》、《禮泉縣志》、《莊浪志略》、《甘肅新通志》、《五涼考治六德集》、《明一統志》、《江南通志》、《新安志》、《三輔黃圖》、《藝文類聚》諸書；民國

三十三年十一月間校勘元刊本《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中《蒙古字書》、觀海堂藏書《古諺謠》二書。(圖十)除了有前述的善本古籍外，存放在安谷鄉的文物還有衣料、頤和園的《圖書集成》、古物陳列所的清帝

實錄等，至於原紫禁城內的文物也不少，例如當年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人員進入養心殿看到的第一件與第二件文物，分別是商代的祖丁鼎與西周散盤，目前都是台北故宮的院藏重器，也是國寶級文物。此外，日前在台北故宮三樓推出的重要常設展：「吉金耀采——中國歷代銅器展」陳列室中，進門迎面的大銅鼎——商後期的乃孫作祖己鼎(圖十一)，當年也會在四川樂山安谷鄉居停了八年。